

## 鍾理和《笠山農場》之情節寫作論析

翁小芬<sup>1</sup>

小說的中心是人物，它要表現人物的性格、情緒，因此就難以離開事件--即小說中的故事。所謂的「故事」，俄國形式主義者什克洛夫斯基將它定義為「指按實際時間、因果關係排列的事件」，這些事件須要靠結構來支撐，故事結構的安排便構成所謂的「情節」。

胡亞敏所著的《敘述學》中，將「情節」定義為：「事件的形式系列或語義系列，它是故事結構中的主幹，人物、環境的支撐點。」<sup>2</sup>什克洛夫斯基也將「情節」定義為：「對素材的藝術處理或形式上的加工，尤指在時間上對故事事件的重新安排。」<sup>3</sup>英國小說家毛姆也將「情節」定義為：「故事的佈局。」<sup>4</sup>這樣，就可以看出：所謂小說的情節，實際是一系列有利於展示人物性格的大小事件連貫的佈局。

本文針對鍾理和《笠山農場》中情節組構的類型和脈絡，以及安排情節的寫作技巧進行分析和說明。關於《笠山農場》之情節發展，本文將《笠山農場》的情節分為甲、乙、丙、丁四線，以農場經營為甲線；劉致平與劉淑華的同姓之愛為乙線；其他人物的故事為丙線；關於哲理、風俗和議論為丁線，依此四線，將每一章的情節發展列表示之。（參見附錄一）

在篇章的修改部分，民國六十五年由張良澤所編輯，遠行出版發行的《笠山農場》分為二十一章，約十八萬字<sup>5</sup>，並沒有將刪除掉的部分增列進去，而民國八十六年十月由鍾鐵民編輯，春暉出版社出版，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所發行的《鍾理和全集》卷四《笠山農場》，為了利於讀者能更全面理解整部作品的來龍去脈，因而將原稿所刪除的第九、第十章重新增列，再現《笠山農場》的原貌。因此本文就針對原稿所刪除的第九、第十兩章，說明當初修改的原因、兩章的內容，以及與現稿文筆的差異。<sup>6</sup>

### 一、《笠山農場》的情節

<sup>1</sup> 修平科技大學博雅學院國文領域助理教授

<sup>2</sup> 胡亞敏《敘述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1994年5月，頁119。

<sup>3</sup> 胡亞敏《敘述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1994年5月，頁119。

<sup>4</sup> 陸志平·吳功正《小說美學》，台北，五南，1993年11月，頁73。

<sup>5</sup> 《笠山農場》原題「深林」，於民國44年12月3日脫稿，計有17萬7千字。見張良澤〈鍾理和作品概述〉，《書評書目》，第10期，1974年2月。

<sup>6</sup> 現稿是指鍾鐵民編的《鍾理和全集4》，即《笠山農場》，於1997年10月，由春暉出版社出版

(一)《笠山農場》的情節脈絡

一般來說，小說的情節分為「單線」、「複線」與「環形」三種類型。所謂的「單線類型」，是指只有單一線索的情節類型，以一個單一的連貫的故事為主，輔以相關的次要事件，其特徵在於主要的故事自成目的，不起集中他人故事的作用；「環形類型」的情節類型，其特徵是缺少一個貫穿始終的主線，全文由許多小故事組成，其中也包括一些非動作話語，情節的貫穿兼採并列及連環的方式，整篇作品或由許多相對獨立的小故事構成，或由一個事件中引出另一事件，其中多為事件的結尾出現某一個人，再由此人帶入另一事件；「複線類型」的情節，俄國形式主義者什克洛夫斯基認為它由四個層次所組成：

1. 主線，圍繞主人公發生的，並在故事中起支配作用的故事線。
2. 副線，貫穿整個作品的次要主人公的一系列事件。
3. 作為背景的小故事，這些小故事可出現在作品的一個或幾個片段之中。
4. 非動作因素，即作品中關於哲學、社會、歷史、道德的思考和論述，如一些富有哲理的對話和議論。<sup>7</sup>

這為「複線類型」的定義，此定義詳細的規複線類型情節的特性。

《笠山農場》就是以此種類型作為情節架構的模式。作品以笠山農場的開闢作為背景，即劉少興的農場經營為主線；在農場的拓墾上衍生出劉致平與劉淑華的愛情故事，兩人的同姓之愛為副線；在主、副線之餘，還夾雜許多小人物的故事，以及關於哲理、風俗、傳統婚姻的言論。

此將整部小說各章的情節，以農場的經營為甲線，農場主人之子劉致平與農場女工劉淑華的同姓之戀為乙線，其他人物的小故事為丙線，一些富有哲理的對話和議論為丁線，整理分析於附錄一。

第一章到第三章可視為第一個段落。作者於此幾乎已將笠山的風土民情、開墾笠山種植咖啡的緣由、經營方式與起步的狀況作了大致的介紹；以描述語言為主，人物語言相較之下並不算多；劉致平不時表現出反抗傳統的意念，也為日後堅持同姓之婚的想法和勇氣埋下伏筆。

第四章到第八章可視為第二個段落。本段落人物逐一出場，而且彼此間的交流開始頻繁而多元，農場因工人們的匯集，賦予了欣欣向榮的生機，然而農場的經營卻受到阻撓，出現反對的聲音，為將來的命運埋下許多隱憂；致平也對淑華開始產生好感；人物的對話增加，甚至加入山歌、童謠、客語

---

<sup>7</sup>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1994年5月，頁130。

與諺語等饒富趣味及充滿地方色彩的語言，這與情節的明快節奏相呼應。

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可視為第三個段落。農場發生許多不愉快的事，以致遠受傷至死為甲線發展的主軸，致遠雖像一頭生犢暴躁易怒，但在農場上卻是劉少興最得力的左右手，他雖然缺乏創意，沒有策劃謀略的頭腦，但卻是一個無比認真而忠實的執行者，因此他的死，幾乎使農場什麼事都無法推行，使整個農場陷入一片低迷的氣氛；另外，致平與淑華相處的機會增多，日久生情，乙線的發展呈現上揚的趨勢，雖然致平心中常存芥蒂，但卻無損他對淑華的情愫。

第十三章至第十五章可視為第四個段落。情節安排以淑華和致平的戀愛為中心，兩人正處於熱戀之中，但心中均被傳統的「同姓不婚」所困擾著，因而對致平一方面熱烈地深陷愛情漩渦，一方面又掙扎於社會禮教的矛盾心理有許多描寫；農場在雨季過後，所種植的咖啡開始發芽，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給農場帶來許多新的希望。因而甲線和乙線均有上揚的趨勢，不受人物變遷和社會約束所影響。

第十六章至第十九章為第五個段落。以乙線為情節發展的主軸，對農場的經營點滴描寫甚少，整個農場因淑華的懷孕而鬧得雞犬不寧，比起前一個段落，情感波動的幅度增大了許多。

第二十章與第二十一章為第六個段落。淑華與致平之戀已經落幕，農場所經營的咖啡事業也完全失敗，農場易主，看顧農場的饒新華也入黃土，人物一一散去和死亡，呈現出衰敗、離散的零落之感。但鍾理和卻留下一線希望給讀者，在第二十一章中描寫：

時在農曆二月之末，東風駘蕩，山花又在不同地方開著，千紅萬紫，競豔爭妍；蒲公英在路底下也向著溫馨明媚的陽光輕輕點著頭，嬌姿楚楚；空氣清香；小鳥在枝頭啁啾鳴唱；山野籠罩在清淡的紫靄中，好似少婦新浴，嬌羞滿面，含情脈脈。

春天又裝好一個錦繡江山，一面讓宇宙萬物都有一個健壯、完美和快樂的生命，一面把那些屬於過去的、陳舊的、落後的、凋枯的、破敗的、醜惡的、不健康的、陰暗的，統統掃進於時間和忘卻的黑暗的深淵裡，永遠不再出來。（第二十一章，頁 277、278）

農場再度充滿希望，歡笑與喜悅的情感洋溢著整座笠山農場。

《笠山農場》以劉少興所主導種植咖啡的笠山農場作為背景，農場墾拓之興至衰中，發展出劉致平與劉淑華的同姓之戀，他們相識於農場，相戀於

農場，在農場衰敗前相偕離開農場，前往日本共度兩人的新生活。

鳥瞰整個故事的情節，乙線的發展全在甲線的背景之下進行，顯現甲線明顯的擴張及其支配力，但乙線敘述鋪展的份量及其活躍的程度，亦足以與甲線相互比擬，形成主副線衍生發展的美感；另外，也拓展出丙線中其他人物的小故事，這些小故事的情節用來烘托並配合甲線與乙線的情節發展，使故事情節更深入、更熱鬧，加上丁線中有關社會、哲理、道德等言論，使人物的行為、思想更具說服力，也使故事情節的發展趨於合理化。

《笠山農場》的情節簡單、平淡，它不以懸疑跌宕吸引讀者，反而平鋪直敘地仔細描述一個故事，讓讀者能靜下心來仔細感受任何細微之處。鍾理和表現出突破種種繁複技巧的自由性，因而有更大的空間專注地表現自己寫作上的優點，使小說呈現出更豐富多樣的面貌，就如王蒙曾說過的一段話：「愈是缺乏曲折離奇的情節的小說，對於細節，對於生活氣息，對於語言，對於描寫的準確、精細、深刻、機智的要求就越高。」<sup>8</sup>

## (二)《笠山農場》安排情節的方法

情節必須注意事物之間的聯繫，而事物之間的聯繫反映在文章的整體佈局上。理想的情節應當注意到：一、詞語上的外部關係，如事情發生、發展的時間、地點、人物、關鍵的情節或細節等，都要交代清楚，詞語得搭配合適；二、意念上內部的聯繫，如層次間的邏輯關係要緊密，意念上的聯絡要妥當，以使故事的內容和脈絡能夠合情合理，清楚明白。

事物的聯繫有其方法。例如按照客觀事物發展的時空關係、按照事物內在的因果關係、按照段的主旨之間的關係、段與段之間的過渡詞句與過渡段的內容、段與段之間銜接的技巧等等<sup>9</sup>。

以下則以情節的邏輯性與結局的藝術來進行說明。

### 1.情節合乎邏輯

對小說情節的安排來說，事件的邏輯性不只是一個發展的推論模式、因果模式，也是一個逐漸成熟的模式，在這個模式的表述中，情節的邏輯性(即合理性)，便是小說賴以生存的基礎。而《笠山農場》在這方面的藝術技巧，可以從下面的幾個方面看出來：

#### (1)按時間邏輯順序

---

<sup>8</sup> 陸志平、吳功正《小說美學》，台北，五南，1993年11月，頁82。

<sup>9</sup> 劉忠惠《寫作指導(上)--理論技巧》，高雄，麗文文化，1996年3月，第四章。

《笠山農場》對於情節的推移，相當著重時間的邏輯順序。大環境常以年、月、季節來表示，小環境則以天數、時分、清晨、早上、中午、晚上、午夜等來表示。

總觀整部小說，時間跨越的幅度有七年：第一章至第三章中，以倒敘的方式回憶四年前，由於劉阿五參與的會社倒閉，而有意將笠山脫手，於是劉少興決定承接笠山，此為時間跨越的第一年；第四章至第十三章為時間跨越的第二年，這中間將此年春、夏、秋、冬四季所發生的事件作了完整的交待，各季節所跨越的章數為：春--第四章，夏--第五、六、七章，秋--第八、九、十、十一、十二章，冬--第十三章；第三、四年，跨越於第十四章至第十九章之中；故事的第二十章，是時間跨越的第五年，此時笠山農場的經營已經第五個年頭，但因全數的咖啡染病枯死，遂告農場經營失敗，文中描述：

張永祥挑的擔子一端是一隻裝衣服細軟之用的紅漆舊木箱，另一端是鋪蓋捲，用一張破草蓆當包袱巾包裹著。他妻子的是一些炊事和日常用品，一些零零碎碎破破爛爛的東西，挑在肩上康當康當的響著，十分熱鬧。他們那十二歲的小女兒挑了幾樣其他更零碎更破爛的小物件，例如幾雙木屐，一把破紙傘之類。五年前，他們便挑了同樣這些東西進農場，如今他們要把它挑出去。(第二十章，頁 271)

於是劉少興所經營的笠山農場在第二十章告終，人物一一離散，景物全非；到了第二十一章，開頭寫著「兩年以後。……時在農曆二月之末……」(頁 277)這時跨越了整部作品的第七年，農場易主，山花齊放，山歌傳遍整座笠山，又是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農場在新主人的主導下再度充滿生機。

縱觀整部《笠山農場》，事件往往符合時間順序，使故事情節合乎邏輯性，至於細部的時序變遷，在此就不再贅言。

## (2)按事件邏輯順序

故事中事件的邏輯順序，主要在反映作者思維的條理及邏輯性，文章的佈局，就是按一定的邏輯順序安排層次與段落來發展情節。因此，在整個佈局的思考中，只有提高思維的條理性，對客觀事物作全面、深入的認識，把握住事物的發展規律和內部聯繫，才可形成一條合理嚴密的思路。<sup>10</sup>

《笠山農場》也能注重以事物的內在因果關係，進行故事情節邏輯性的銜接，使甲、乙、丙、丁四線的安排合情合理。

<sup>10</sup> 劉忠惠主編的《寫作指導》(上)，頁 169。

#### A.甲線

甲線，也就是《笠山農場》情節的主線，在描寫笠山農場經營咖啡的過程。自農場被劉少興買下成為私人產業，並且決定種植完全陌生的作物--「咖啡」開始，笠山便賦予了新的生機，這是甲線，也就是主線的開端。隨著男女工人們的匯集，年輕人那熱情與幹勁的活力，為笠山農場帶來了盎然的新生命，加上咖啡栽培初期進行順利，為農場的經營帶來無限的希望，這是甲線的高峰，其中雖有一些波折，但無損甲線上揚的趨勢。直到第九章，承租戶趙丙基捲款潛逃，農場長工饒福全受辱被縛，因而離開農場投向親戚改耕作業，緊接著劉少興次子劉致遠與何世昌發生衝突傷及腦袋，於十二章因傷重不治，劉少興失去左右手，幾使農場作業無法進行，農場經營所潛藏的人事糾紛終於爆發出來。後來，農場的種植雖然稱的上順利，終因人們對咖啡栽種的常識不足，在咖啡出現斑點時無法對症下藥，及時搶救，全部的咖啡終於染病枯死，農場經營也宣告失敗，導致農場易主。

作者安排劉少興勇於嘗試，有心經營卻缺乏對咖啡正確的認識，以及農場開發與當地居民的利益相互衝突，終於導致咖啡栽種失敗的過程，事件情節安排得入情入理，合乎內在邏輯的發展。

#### B.乙線

乙線，即情節的副線，在描寫男女主角劉致平與劉淑華的同姓之戀。淑華是致平家的幫工，他倆在工作與生活的密切接觸中，自然而然產生了愛慕之情，並隨著農場事務繁忙，以及劉致遠的頭部遭傷擊致死，使淑華有機會在笠山農場長期居住下來，由於農場人手不夠，所以淑華對農場來說日趨重要，而她與致平相處的機會也成正比地增加。雖然傳統下「同姓不婚」的禁忌不時在他倆心中閃現，但情感的生發還是無法遏制，終於導致淑華懷孕，而一向反對同姓婚姻的劉少興，只得以最傳統的父系威嚴主義，來極力拆散兩個相愛的人，他想運用移花接木的手法，讓淑華嫁給饒家當媳婦，假裝事情沒發生過，以維護家族體面的形象，來維繫傳統因循相習、牢不可破的觀念。劉少興強硬的手段，加上致平原本就有反傳統、重理性、講科學的現代化思想，終於敵不住淑華與致平兩人相愛的堅持，導致他倆逃離，奔逃到日本。

致平與淑華從陌生到相識、相戀，進而相守，不顧一切前往異鄉過屬於倆人的新生活，他們的感情進展是屬於漸進式的，雖然傳統的壓力一直逼迫著他們，但他們勇於抗爭到底，最後終於拋下一切，奔走他鄉，符合淑華不服輸的性格與致平不守舊的個性，因此事件的進展和結局都經過邏輯的安排，

是合情合理的。

### C.丙線、丁線

丙線是指農場其他人物的小故事，丁線是指非動作性的因素，包括社會、哲理、道德性的言論。它們交互攀附於甲線和乙線之中。

關於丙線。例如：饒新華對山林的熟悉與對主人的忠心、馮國幹認為農場的失敗是因為風水不好、饒福全因為厭惡山林而不願在農場當長工等等，可視為甲線的支線；瓊妹、燕妹和阿喜嫂等人的遭遇，可視為乙線的支線。

關於丁線。例如：山歌文化、客家服飾、客家人勤儉的性格、南北客家敵視、傳統經濟轉型等相關的言論，可視為甲線的支線；劉致平、胡捷雲、劉漢傑等人對同姓之婚的看法，可視為乙線的支線。

《笠山農場》中的丙線和丁線，可以延續和映襯甲線、乙線的情節發展，它們對甲線、乙線情節的深化具有一定的作用，進而使情節的演變更具合理性。

## 2.結局的藝術

《笠山農場》的結尾運用「突轉」<sup>11</sup>的方法，化暗為明，作者在最後分別為甲線和乙線預留了希望的因子。淑華與致平的出走為愛情找到另一條出路，而笠山農場在易主的兩年後，當黃順祥偶然趕牛入笠山，看見沿途花卉齊放，百家爭鳴，矯健快活的年輕工人們快樂地唱著山歌，那咿咿喲喲的聲浪中，再度響起阿康熟悉悠揚的山歌，使笠山重新燃起希望，透露出一番新氣象，這樣的結局，是作者給讀者的安慰和鼓勵，顯示鍾理和的藝術匠心。

## 二、《笠山農場》的修改

### (一)《笠山農場》修改的原因

根據作者寫給鍾肇政的信函中可知，《笠山農場》原為二十五章，比春暉出版社出版的現稿足足多了四章。當初這部作品在送文獎會初審後，為使故事結構更嚴謹，因而將與故事發展沒有關係的第九章全部刪除，並將其餘枝葉渙漫處修剪濃縮為二十二章<sup>12</sup>，但經鍾理和反覆思索，考慮到第九章雖然對於情節的推移沒有直接的影響，但對小說中主要人物之一的「饒新華」其性格創造卻有莫大的關聯，因而決定加以修改後重新加入，最後，卻因投稿處處碰壁，當時的刊物無意出版長篇小說的作品，作者為求順利出版，最後只好忍痛大刀斧除，不但刪去第九章，就連第十章屬於小人物分支情節的部分

<sup>11</sup> 傅騰霄《小說技巧》，台北，洪葉文化，1996年4月，頁140。

<sup>12</sup> 鍾理和〈致鍾肇政函〉，民國47年9月26日，引自《鍾理和全集6》，頁43。

也予以全部刪除，鍾理和曾爲此沉痛地說：「出版者和讀者既然都喜歡情節緊湊，那麼為什麼要使之鬆懈呢(我打算將原文已刪去不下二萬字了)?」<sup>13</sup>因此，《笠山農場》在民國六十五年由張良澤先生蒐羅整理，遠行出版社所出版的《鍾理和全集》中，是以二十一章的架構問世的。

## (二)《笠山農場》修改的內容

修改的內容，主要在闡述原稿所刪除掉的第九章和第十章。這是爲了因應當初文獎會所要求的，「爲使結構更嚴謹」，致使鍾理和刪除掉與故事發展沒有直接關係的內容，包括：

### 1.關於饒新華的童謠

原稿第九章之初，作者先抒發有關童謠的起源，文中記載：

大凡某一隻方言，或是童謠的民俗學的構成，其作者與年代是多屬於黑暗的，動機更無法得知，也許是起於偶然的機緣，也許是起於某種意志的衝動。這裡你能夠知道的只是：它是自然發生的，如此而已。如果勉強要問作者是誰，那答案就會像某些原始人種間所使用的某種飛鏢一樣，向投擲者自身飛回來，即：就是你！（原稿第九章，頁 121）

關於饒新華這隻不算很體面的童謠，饒新華自己是否滿意，誰也猜不出來，因他從不表示任何意見和想法，只是當人們高聲朗誦著「饒新華，嘴沒牙」的時後，他：

不是獨自在山寮裡，一邊喝酒並且聽著黃色液體在血管中唱著醉人的小調，一邊和他的禿尾母狗聊著第三者所不懂的話，則是像來去無蹤的魑魅，徬徨於參天古木的大森林裡，叩叩巨人的嘴似的又深又暗的樹吼--蜜蜂常愛在這裡營巢釀蜜--抑或探尋溪谷間哪個其深莫測的岩穴--他常常由這裡，像數十萬年前從森林遷出水濱的人類的祖先經常做的那樣，一條又兩條拖出嬰兒的脖子般粗的鱸鰻來的。（原稿第九章，頁 122）

現稿中關於饒新華的童謠，只在第五章新居落成時出現過。現稿的童謠只藉孩童口中唱出整首歌，短暫帶過，並沒有原稿第九章中的相關言論。

### 2.論述貧富理論和饒新華的人生觀

原稿第九章中，描寫由富而貧，或者由貧而富，這在饒新華身上只是理論的問題而已，對他並沒有多大的影響。饒新華認爲：

---

<sup>13</sup> 鍾理和〈致鍾肇政函〉，民國 48 年 9 月 15 日，引自《鍾理和全集 6》，頁 72。



人生在世，不論是由高樓大廈淪落到只蹲二三間用牛糞摻了稻草和稀泥塗抹起來的茅寮，或者是當初的窮鬼，卻以偶然的機會，揮落了一切塵土、臭蟲、和可詛咒的記憶，一躍而擠入富者之列，這些都是無足輕重的。那是一路的兩端，必須有某些人由那一端來，又有某些人由這一端去，像鐘擺子兩邊往來的擺。運命呀，意志呀，或者附隨於二者間的感情表——富者的笑顏和窮人的皺眉等，都不是重要的。要緊的是，而且唯一人生生存的意義的是：必須給每一個人留下伸腰和呼吸的一點空間——即使窄到和貓額不差什麼的一點停子，和被火煙燻黑了的築柱和屋樑——但這些都去它的吧！更要緊的是那隻有著像鵝頸，能夠給他帶來一切生的顏色和內容的瓶酒。而禿尾狗、樹孔和岩穴等，也許都有必要列入的。是的！讓這位和氣的老頭兒腰間經常不斷的帶著一塊八毛錢什麼的吧。要使他滿足，而至於手舞足蹈起來，那是比什麼都容易的。而且能夠看見一個人不知憂愁為何物，整日笑吟吟地浸在快樂裡，那該是世間最愉快的事情之一吧！（原稿第九章，頁122、123）

饒新華對貧富的想法雖然對情節沒有直接的影響，但對於認識饒新華這個小人物卻有相當的影響，現稿中的饒新華是位樂天知足的人物，但僅止於其所表現的行為，對他內心的想法和處世的見解並沒有太多深入的描述，因而或多或少影響到饒新華立體的形象，使其趨於佛斯特所言的「扁平人物」。

饒新華那一大片上好的水田已落入別人手中，他雖然凋零了，但對此，他不曾像世上某些破落戶那樣沒出息，他不對別人提起那些往事，他認為那些：就好像是那條黑母狗的尾巴。你說它是好呢？沒有好呢？但牠實際上是沒有了。那麼就讓牠像現在這樣好了，否則他將不會那麼喜歡牠了。在他說來，與其是過去，毋寧他那隻鵝頸酒瓶要現實和親切的多。他已把過去、童年、水田、記憶和感傷，一切的一切，統統裝進這隻小瓶裡去了……。（原稿第九章，頁123）

這段描述，可以輕易地讓讀者瞭解為何現稿中的饒新華如此嗜酒，以及他和愛犬禿尾的感情。

### 3.說明饒新華如何學會飲酒

當饒新華大到發覺滿地的鵝糞似乎不大可口時，他便開始注意到父親坐在桌邊悠然自得地淺斟低酌的身影，他倚在門邊，睜大眼，專注地看他父親不怕麻煩地由錫酒壺將黃色的液體倒在酒杯中，然後舉起杯子一杯一杯地往嘴裡送，那時的他，覺得這是件有趣又好玩的事。

有一天，當他的父親自外邊回來，正疑惑著為何出門前才倒滿酒的杯裡竟然空了時，他發現饒新華兀自一人坐在門邊那塊當矮凳用的平滑方塊上，燒紅了臉，而且張嘴瞪眼似要吃人一般。這是饒新華第一次喝酒，爾後，不知幾時，他便自然而然學會飲酒了。

饒新華對他父親那隻酒壺有著特別的感覺，原稿第九章是這樣記載的：

那把有著比壺深還要長的壺耳的錫酒壺，於饒新華是有很深刻的印象的。而酒壺的、和舉在稍顯顫抖的手裡的酒杯所發出來的遲鈍的光，那是完全與那場面相調合的--有著神秘和幽玄的古典的光--。(原稿第九章，頁 123、124)

正因為他對這隻酒壺有著特別的感受，因此在他搬家後找不著這隻父親曾用過的錫酒壺，使他深感遺憾。

#### 4.描寫饒新華的軼事

饒新華的性格相當怪異。原稿第九章舉了幾項他膾炙人口的軼事來證明：

(1)有一回，饒家的稻子要收成時，饒新華爲了慶祝此事，特別宰了一條豬，在田裡大開盛宴，並請了一班鼓樂助興，這樣的慶祝方式，是開莊以來未曾有過的。而且，當路人惶惑地詢問時，他竟回應：「來吧，喝杯喜酒。」足見他的與眾不同。

(2)在他次子丁全呀呀學語時，他的妻子聽到飯廳裡，像有十幾隻野犬在爭奪豬骨頭似地喧嚷，驚覺地自廚房跑進客廳，乍見喝了酒的饒新華睜大了紅沙眼，屁股往兩邊擺著在地上爬行，並且對著正坐在地下的丁全學狗叫--「哼，汪，哼，汪汪汪」--。這補充說明現稿中關於饒新華那隻童謠「地上爬」那句話的由來。

(3)村裡有一婦人以霸道和無齒聞名，她常在放田水時躺在水溝裡，使旁人無法攔住她的水，因而她的稻田從未乾涸過，一天，她又以此技倆對付饒新華，誰知饒新華不作聲地脫起褲子，一絲不掛地朝婦人走去，婦人像隻受了燙的母猴，大叫一聲，跳出水溝，頭也不回地往村子跑去。這件軼事是所有軼事中最爲人津津樂道的，那句「你爸饒新華」(原稿第九章，頁 126)的新諺語也因而產生。這件事和這句諺語，在現稿中均無提及。

(4)有一回，饒福全因不肯上學而跳入池塘中，全村的人爲此事都出動了，可就是不見孩子的身影，到了傍晚，福全全身沾滿泥濘，手裡提著裝有六七分滿的蝦蟆的魚籠回來，饒新華見此，早已把先前的緊張忘

得一乾二淨，反對福全說：「好！有種！明兒我領你到山裡去，準行！」  
(原稿第九章，頁 128)

原稿中，這幾件關於饒相華的軼事，正足以烘托出他那奇特、灑脫、自然的性格特徵。

#### 5.略提饒新華之妻

關於饒新華之妻，現稿中完全沒有描述，而原稿也只是略提，可見這個角色其實是可有可無的。原稿第九章在上述的第四件軼事中，描寫福全的母親在一旁見到這對失去常性的父子，不覺流下淚來，兩年後，饒妻終於拋下人世間的煩憂，與世常辭了，此刻，饒家「氣數已盡」，饒新華與兩個兒子遂離開村子，在笠山的小岡上搭起幾間茅屋，過著與山為伍的日子。

這段描述的重點不在饒妻，而是饒妻死後饒新華父子如何與笠山結緣的過程，這個過程，能對現稿中有關饒新華和笠山的關係作更完整的交待。

#### 6.說明饒新華對山的重要性

饒新華的「白鶴腿」是他的標誌。現稿第二章曾描寫他的「一雙白鶴腿，但看上去倒是很硬朗」(頁 13)，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的敘述，但在原稿中的第九章卻有較多篇幅的描寫，每當新主人來時，他們的目光總會落在他那雙咖啡色的腿上，而饒新華也會自負地說：

我的年紀雖老，我的腿可不會老的。我這兩條腿，你可別瞧它小，爬山是不會讓人的！」(原稿第九章，頁 129)

那雙「白鶴腿」雖然又細又瘦，但是：

它的那繃緊了像鐵堅實的筋肉，使人相信，那是任何陡峻的山都難不倒的——一雙腿。(原稿第九章，頁 129)

他這個人永遠和笠山脫離不了關係，因為，笠山永遠少不了饒新華，他有如森林中的精靈一般，因為：

山，和人一樣，有意志，也有個性。而主人也相信，他——饒新華，是和山合得來的人。實際，他渾身上下帶著種神秘的，只限於這種人才會有的特別的氣息：相思樹的味道，楠木的呼息。——那是森林的精靈。  
(原稿第九章，頁 129)

這就是不管笠山是種鳳梨，是種咖啡，或種別的東西，也不管笠山的主人要換幾個，而笠山總是少不了饒新華的理由，這也是現稿中的劉少興為何選定饒新華看守笠山的原因。

#### 7.補充說明福全與丁全和農場的互動

關於饒福全、饒丁全二人與笠山農場的關係，現稿第六章曾略提福全的意願，文中指出：「福全不喜歡給劉家當長工，願意到外邊去種田。」(頁 72)至於兩人的面貌及在農場生活的情況並無描述，但刪掉的原稿第十章中，就明確說出：

在生活的各方面，他不但和自己的父親迥乎不同，就是和同胞兄弟丁全，也是兩樣的。這不只指氣質，也包括臉貌。丁全圓臉，大眼睛，處處流露著年輕人的明朗和愉悅，雖說不一定甘於自己長工的環境，然而食、住具在劉家，和劉家有說有笑，相處融洽，就像一家人一樣。而福全和農場的關係，則有如一個囚徒對監獄，只是默默的做，默默的吃，夜裡，還得回到自己的家裡。才睡得安穩。他那安在蒼白色瘦長臉孔的眼睛的憂鬱神色，最能把他這種習癖說明出來。(原稿第十章，頁 132)

饒福全對農場如此厭倦，在生活中已表露無遺，他認為他就像死囚一樣被囚禁在監獄裡，因而面容憂鬱、蒼白、消瘦，最後他因受不住這樣的折磨，投奔草橋親戚種田去了，從此脫離農場和饒新華。

#### 8.趙丙基對債款動手腳之法

趙丙基將歷年來和農場往來的帳目作成清單。前面逐條記著他對農場的支款，然後結出一個總額。後面是他給付給農場的，也逐條記著，然後又結出一個總額。兩條總額恰好相等，加減後是一個圓圈：○。好像這張清單的主要意思是：兩家互不相欠，他走是合法的，光明正大的。

原稿第九章，全部圍繞在「饒新華」的身世上，其中關於他的軼事，在現稿中是看不到的。因此現稿中的饒新華並沒有原稿中的饒新華特別、瘋癲、滑稽、具體，而他的家世背景與家道中落的情況，在現稿中也沒有著墨，這些對瞭解饒新華的行為和思想有很大的助益。

原稿第十章，關於饒福全與農場互動的情況，和他與饒新華決裂的決心，與趙丙基對農場所欠款項動的手法，對現稿中饒福全投奔草橋親戚租田耕作的事件，和趙丙基突然逃離農場，有一定程序的影響。

#### (三)文筆的差異

現稿將原稿中生澀的文字刪掉，使作品中的文學語言變得更為優美。根據作者自述，原稿第九章是當初還在大陸時最先起草的一章，而初稿原本寫了四章，至於這第九章則安排在初稿的第二章。但回臺之後，初稿已散佚不全，僅剩第九章碩果僅存，因此這篇被刪除的章節，其實代表了作者前後期

風格的差異。作者自言：

這章的文體和其他的不同，它代表我前期的文章形格。他的文字生硬而牽強，(如欲加入非大加潤飾不可)但它有著我以後的文章所沒有的東西：它的情思奔放、活潑、自由。<sup>14</sup>

鍾理和認為原稿的第九章文字生硬而牽強，但卻情思奔放、活潑、自由，而這些特質是在現稿的《笠山農場》其他篇章中所沒有的。例如：第九章運用了較為俏皮的語氣，來烘托饒新華這位丑角生鮮活跳的性格，作者描寫饒新華的人生觀：

「一個人」，他說：「第一不能馬忽的，就是怎樣餵飽自己的肚子。人生下來時和別的牲口沒有兩樣，什麼也不知道。肚子餓了，就往媽懷裡鑽。……後來我們長大了，媽的奶不能吃了，就從爸手裡學會了怎樣給自己的肚子找東西吃。」(原稿第九章，頁127)

這樣鄙俗的口吻，在現稿的其他章節中很難找到。而在第九章中，還有一些比較拗口的字句，例如：

那隻關於饒新華的童謠，也就是這樣發生的，並且流行於下淡水溪上游一帶。在那一帶的村莊之間，它與它的主人公，幾乎就和活躍於木板書籍裡那些傳奇性人物：有著滑稽的命運的關老爺、及用浪漫和倫理的土塊捏造出來的民間節婦孟姜女等，同為家戶喻曉，婦孺皆知。(原稿第九章，頁121、122)

作者其實只是要表達饒新華的童謠在當地的普遍性，卻推疊了大量的形容詞來比喻、附會，反而模糊了焦點，這也是在其他後起的章節中非常少見的狀況。

原稿中這些粗鄙、生澀的文字，若運用在現稿中當然會顯得格格不入，但原稿第九章和第十章的加入，恰如補充說明一般，讓饒新華父子的形象更趨鮮明，也使讀者得以感受到作者前、後期文筆的差異，顯現出鍾理和在文學語言的駕馭上更加細微。

由上述，看出《笠山農場》的情節安排藝術成效，其寫作特點為：《笠山農場》呈現「複線」類型的形式美，以農場經營為甲線、同姓之愛為乙線、其他人物的故事為丙線、哲理與議論的言論為丁線，四線交織成賦有邏輯性的情節。其安排情節的方式有：一、合乎邏輯性，包括(一)按照時間順序；(二)

<sup>14</sup> 鍾理和〈致鍾肇政函〉，民47年9月29日，見《鍾理和全集6》，頁44。

按照事件的邏輯順序。二、運用「突轉」的方法安排結局，化暗為明，預留希望的因子。

作為戰後第一代省籍作家，鍾理和的作品不刻意去強調台灣文學的薪傳使命，他忠於生活，所以在《笠山農場》的寫作上，不以社會性的觀點來處理題材，只勾勒出美濃客家山村的種種樣貌，用土地和人性來安排情節，使小說達到高度的藝術成效，這是鍾理和與眾不同的地方，也是《笠山農場》成功之處。因為，他深愛著台妹女士與鄉土，這是他創作的泉源，他終其一生地努力在作品中闡釋自己和故鄉，他肯定這塊土地上的人事物，在這裡孕育出許多感人肺腑的優秀作品。

**附錄一、《笠山農場》之情節發展表**

第一章

類別	內容
甲線	<p>劉致平和胡捷雲二位青年往黃順祥家歇腳，聊到農場蓄養牛隻罹患瘟疫的惡化情況，及農場主人(即劉致平之父)匆促決定在山坡上蓋房子及種植咖啡，主人以牲口踏光菅草，再往乾淨的地面上種植東西的經營方式，認為既省事，又省錢，突顯主人「新事業，老法子」的經營窘境。</p> <p>農場的實際管理者饒新華，更代表了傳統盡人事、聽天命，不願尋求現代化科學途徑來解決問題的勢力。</p>
乙線	<p>瓊妹和淑華在斜坡上種植番薯，致平和胡捷雲由下庄來尋山因而相互照面，致平對她們的評價是「長的不俗」，而淑華對他們的評價是「很小氣，不會比下庄人好過多少」。</p>
丁線	<p>1.說明當地客家婦女流行的服飾。</p> <p>2.致平發抒對農場經營的理念，他認為經營農場不應該籠統、含糊、因尋，而應該有專門的人才來管理。</p>

第二章

類別	內容
甲線	<p>1.指出劉阿五將笠山脫手的原因。</p> <p>2.以插敘的手法補述農場主人劉少興因劉阿五勸說「買山比買田利益大」，以及因心中有隱然有退休山林的想法而買下笠山農場的經過。</p>

丙線	描述劉少興和劉阿五進笠山賞玩的經過與沿途所見的景物。
丁線	點出「中國道家思想」的內涵，透過劉少興有感於笠山的景色，不禁興起告老山林的想法，人物的哲思，作者將之寓於風景，而興起退隱的情懷。

## 第三章

類別	內容
甲線	<p>1. 劉少興受高崎影響，因而決定開墾笠山農場作為種植咖啡之用，雖然對於咖啡此種作物並不瞭解，他仍興致勃勃地開始從事墾殖和建築的工作，進而招租部分農場，吸引有心人一起從事種植咖啡的新事業，農場初期的起步工作尚稱順利。</p> <p>2. 農場改變為私人財產，禁止鄉人入山任取所需，所造成的衝突也為日後的流血事件埋下伏筆。</p> <p>3. 大家對農場所種植的咖啡沒有概念，不但沒見過，甚至連聽都沒聽過，有人認為它像茼蒿菜，有人認為它像黃梔子，更有人以為它將來會長出金子來，有人則持反對的態度，覺得種薑還比種植咖啡值得。</p>
乙線	<p>劉致平奉父之命至農場工作，起初他對「那層巒疊嶂和一望無際莽莽蒼蒼的大叢林」覺得「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而那有壓倒之勢的永恆的沉默和荒涼的深邃，尤其使他氣餒。」但在農場中「那種依山傍水，表現著自己自足與世無爭的田家風景」，卻讓他「對這地方起了一種如遇故人的溫暖和親切之感。」而那些讓他原本以為相處起來必是無聊、枯燥而無益的工人們，竟然呈現出春水般充沛的生命力，使他大為驚異。</p>
丁線	<p>致平對當地人們抱持著因循守舊的生活態度持否定的觀點。</p> <p>1. 婦女的衣著打扮，是自移民時代由來台祖宗帶過來的裝扮，而這又是自滿清時期遺留下來的文化形式，此刻的下庄年輕人，早已都改穿較為簡便美觀的衣飾了。</p> <p>2. 二十來歲的年青人最大的理想，是買一甲半甲田，蓋一所精緻的房子，然後等著坐享晚年，這與他們先民漂洋過海到荒島拓荒的雄心氣概大相逕庭。</p>

## 第四章

類別	內容
甲線	描述農場和何世昌的界址衝突，以及伐草工人和附近居民盜砍山木，造成農場損失的嚴重情況。
乙線	淑華與致平因菅草中有樹枝的事起了很大的爭執。
丙線	1.描寫致平與農場女工梁燕妹互相吸引的互動情形。 2.初見山歌，一陣悠揚的山歌伴隨著木伐聲，送進致平的耳朵。
丁線	1.說明山歌在客家人生活的重要性和份量。 2.介紹自新竹方面移遷來的「北部人」，其南遷的因由，以及南部客家人對他們的仇視和惶恐。

第五章

類別	內容
甲線	笠山農場新居落成，主人大宴賓客，眾人物逐一出場，熱鬧的氣氛襯托出新事業、新氣象的美好願景。然而一些事件卻埋下了農場經營的隱憂，有： 1.承租戶趙丙基以種植咖啡為名，盜砍笠山山木以為獲利的變相經營。 2.劉少興對種植咖啡此種新作物的知識不足。 3.何世昌之妻拆橋拒絕農場車輛經過的嚴重衝突。 4.當地人們因不能自由進出笠山農場，而出現許多對墾殖和辦農場的閑話，一種是批評的，一種是純粹出於個人的惡意，另一種則是導源於受壓迫者的反感。 凡此種種皆為農場的命運預留了變數。
乙線	致平和淑華首次互相產生好感，他在淑華身上看到在別的女性那兒所看不到美，「那大概是屬於性格方面的，以前見到她時就有這種感覺，今天這種感覺尤其強烈。他以為她今天的穿著，似乎不無幾分原因。她那娟秀和聰慧像一種香氣，不住由那身赤銅色光閃的颯爽的紅口布衫向外播散著。」
丙線	1.介紹阿喜嫂、趙丙基、葉阿鳳、張永祥、胡捷雲和劉漢傑。 2.劉漢傑與胡捷雲二人在河邊捉蝦，並針對農場因開墾導致人們的生活基能受到影響，到人們去適應新的物理環境的能力進行一番



	<p>辯論。</p> <p>3.馮國幹出場，人稱「瘋可幹」，描寫他怪異的裝扮、篤信風水的怪癖，以及他瘋瘋癲癲，像隻蛤蟆似地揹著布傘與包袱進入新屋賀喜的經過。</p> <p>4.饒新華對何世昌嘲諷自己的主人—劉少興，氣急敗壞至極。</p>
--	--

## 第六章

類別	內容
甲線	致平和丁全出村去辦事，路上談起丁全之兄福全因不願意在農場幫傭而屬意到親戚家種田，遂與父親饒新華產生不愉快，埋下饒福全後來出走之因。
乙線	夜裡，致平應淑華之邀，前往「萬世流芳」的劉家大夥房與瓊妹、燕妹兩人會面，這是致平第一次這樣親近、無拘束地與她們三人相處，他感受到這份親暱毫不避嫌，是因為淑華和瓊妹與他同姓之故，她倆以「叔」稱呼致平，讓他深感突兀和難受，體會到人受社會網絡所牽制的不自由。
丁線	致平設想並找到淑華稱呼他「叔」的原因。當地這種攀親帶戚的特殊性，讓他覺得滑稽、不通而且愚蠢，他發現「原來自己所棲息的世界，是由一種組織謹嚴的網兒所牢牢籠罩著。這網兒由無數直系的線，和同樣無數橫系的線通過一個一個小結而連接起來。每一個人就是一個小結，每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關係，就是一個小結對另一個小結的關係。每一個人背負著無數的這些直系和橫系的關係，同時也從這些無數直系和橫系的關係所嚴密地固定在那裡。你不能更改你的地位，也不能擺脫你的身分，不問你願意不願意。」

## 第七章

類別	內容
甲線	描寫種植咖啡的方法、過程和注意事項。
丙線	<p>1.表達瓊妹和燕妹對「南眉」此處的看法。</p> <p>2.工人們熱情有勁的工作情況，以及男、女工人駁唱山歌的歡樂氣氛。</p>

## 第八章

類別	內容
----	----

乙 線	致平無意間撞見淑華酣眠於溪石上的迷人睡態，令他感到心蕩神馳。
丙 線	1.描寫淑華、瓊妹、燕妹、素蘭、阿喜嫂等人在晌午時分歡樂進餐的愉悅氣氛，她們聚談著婚姻嫁娶與家庭瑣事。 2.三位男工戲謔素蘭的昂奮和歡樂。 3.饒新華與男工們在山林中煮鱸鰻飲酒的歡暢場面。 4.簡述饒福全的性格和趣味，再度表明他厭惡山林，不喜歡在農場當長工的心態。

第九章

類 別	內 容
甲 線	1.農場工作暫告一段落，卻發生幾件不愉快的事： (1)饒福全進山巡視，卻被偷竹筍的壯漢綁在樹下，終至促使他和父親饒新華決裂，投奔草橋親戚租田耕作。 (2)趙丙基砍光租地內樹木後越山潛逃，並且支現未還。 (3)伯勞三進山偷竹筍，致遠氣惱追捕卻一無所獲。 對於趙丙基的行爲，劉少興不予追究，但對福全受綁事件卻大為震怒，報官緝兇也沒有斬獲。 2.農場進入豪雨季節，工作只得暫時結束，幸咖啡的種植能如期完成，待雨期過後始克進行工作。
乙 線	梁燕妹主動請阿亮嫂向致平家提親，令致平吃驚而煩惱，但他發現自己早已愛上淑華，同姓不婚的壓力使他感到惆悵而煩惱不已。
丙 線	描寫伯勞三的無賴，他偷黃藤被營林局的人捉到，卻仍理直氣壯，第二天又去，完全不理會營林局的勸告。
丁 線	致平明白在舊式男女和舊式婚姻之間，不必有愛照樣可以結合，但這種由機械文明所帶來的個人主義式的感情是沒有價值的。

第十章

類 別	內 容
甲 線	1.農場因久雨不停，一切作業仍舊停擺。致平也只能在家中研究咖啡與施肥之事。 2.致遠因稻田排水糾紛，被何世昌用鋤頭擊傷腦袋，生命垂危。
乙 線	瓊妹因和嬸嬸不愉快，與淑華同邀致平前往飛山寺散心。今天，致平覺得淑華特別迷人，她兩隻圓圓亮亮的眼睛，像兩隻燒紅的銅板，

	直往致平的心格下去。
丙 線	瓊妹因緬懷孤苦伶仃的身世，因而常有遁入空門之念。
丁 線	淑華認為寺院的生活是清苦、荒涼，而充滿悲哀的，它是一條絕路，人只有在對人生無望，萬念俱灰的時候，才會勉強接受。

## 第十一章

類別	內 容
乙 線	致平與淑華首次有機會單獨相處，他們討論到男女感情的問題，淑華認為致平應該娶燕妹，因為燕妹深愛著致平。她還談起寺裡新來一個女人，因為熬不住夫家人的虐待而逃到寺中，讓她感嘆有許多薄情男人讓女人吃苦。她的這些態度令致平感到困惑。

## 第十二章

類別	內 容
乙 線	<p>致遠傷重不治，其妻攜子瑜兒回下庄老家定居，使得農場人手不足，遂不得不時常把淑華留在農場裡料理，如果遇到劉老太太回下庄老家，就由淑華來與雲英作伴，她有時一個人來，有時偕同瓊妹或自己的妹子淑貞同來，起初她感到拘束和彘扭，但日子一久也就習慣自在了。</p> <p>這給致平造成更多與淑華相處的機會，他一方面沉浸在日漸濃郁的感情世界中，一方面卻也感受到同姓的禁忌，「那道看不見卻又十分堅韌的牆」，不時地困擾著致平。</p> <p>阿喜嫂是第一個識破致平心事的人。</p>

## 第十三章

類別	內 容
甲 線	春間種下去的咖啡發育得很好，一季秋雨過後，嫩葉橫生，這使得劉少興與兩個租地人--葉阿鳳和張永祥滿心歡喜，受到很大的鼓舞。
乙 線	農場人手不夠，淑華的幫忙便顯得格外重要。在雲英未嫁之前，只有在劉老太太回下庄時她才來農場與雲英作伴，但雲英出閣後，不問劉老太太在不在，農場一天都少不了淑華，如果劉老太太回去，她便將自己的妹子淑貞接來同住，有時是母親阿喜嫂自己來，她的居住成為永久性，她似乎已經變成劉家家族的一員了。這使得致平深感快樂，因為他可以日夜與淑華共住一處，不必因與淑華分開而

	<p>感到煩悶，此時他已深深懷戀著淑華，一天也不能不見她的面了。</p> <p>隨著感情濃度的加強，致平感到「同姓」這道牆的阻絕與威脅，不僅淑華對致平忽冷忽熱，有時她對致平表現得極為親暱，有時卻又板起臉孔不理會他，因為淑華明白她與致平的結合，社會上是不允許的。</p> <p>旁人也對他倆過分的親暱開始起疑，連致平的雙親也有了戒心，劉少興對其妻說：「你得小心關顧，別鬧出事情來，大家都不好看。」因而使致平煩惱、苦悶而矛盾不已。</p>
丙 線	<p>1. 冬天是結婚的季節，素蘭、燕妹與雲英相繼出嫁。</p> <p>2. 瓊妹因其叔父南眉的事業增加，無法常至農場，後更因叔孀奚落在農場有相好的男人，而發誓永遠不再回農場，她捲了自己的包袱去了南眉。</p>

第十四章

類 別	內 容
甲 線	<p>1. 農場因鄭榮發慷慨修橋造路，不再有爭執發生。</p> <p>2. 張永祥與葉阿鳳的租地也都經營得不錯。</p> <p>3. 何世昌因怕劉少興等人報復，因而把房產賣了舉家搬到六龜岩去。</p>
乙 線	<p>淑華與致平首次結伴一同巡山，對致平來說就像旅行一般快樂，他嘗試牽淑華的手，但淑華不願意，她對致平說：「我們在一塊的時候，最好要規規矩矩的，免得別人看見了多說閒話。」</p>
丙 線	<p>1. 描寫張永祥的經歷及此刻的心境。他常開玩笑地說除開當劊子手及開窯館專門在別人身上討生活的事情以外，扛死人，賣朗朗，當腳夫，擺攤子，趕牛車等事他都幹過了。如今他來笠山農場種植咖啡並不後悔，他認為人只要盡心誠意地對人對事，就會有好的結果，至於成敗則靠命運安排。因此，他既不留戀過往，對農場也不灰心。</p> <p>2. 燕妹婚姻幸福，但身染重病，全身黃腫。</p> <p>3. 瓊妹則是地方生疏，住不習慣。</p>

第十五章

類 別	內 容
甲 線	<p>饒丁全向致平透露想隨其兄福全至草橋耕田的念頭，獲得致平的支</p>

	持。
乙線	致平吻了淑華，兩人的關係更進一層，但致平不避嫌的親暱舉動，卻令淑華不安，她不准致平不分場合的胡鬧。 淑華之妹淑貞對兩人的關係有些側目，但未有表示。
丙線	阿喜嫂帶回瓊妹聘與南眉人的消息，令致平相當吃驚。
丁線	淑華介紹寺裡尼姑的簡史及作息，她說寺裡打安靜板之後，不睡的人也不能聲張，她們回到孤室中，或睡、或聊天、或看經和做別的事情都可以，但必須自備燈盞的煤油，她們睡得遲，起得早，白天也不得清閒。

## 第十六章

類別	內容
乙線	淑華懷孕之事，為平靜的農場埋下一顆不定時炸彈。起初兩人嚐試用藥物打胎，但沒有成功，後來決定孤注一擲，向劉老太太告白，希望由她去勸說劉少興答應這門親事。但劉老太太深知此事必定行不通，其夫絕不可能答應此事，因而轉向劉漢傑求救，冀望劉漢傑能反過來勸退致平與淑華欲結合的念頭。 淑華讓淑貞住進農場，自己傷心地回家居住。此時致平的軟弱無能使她生氣，也使她焦急懊惱。 阿喜嫂得知淑華懷孕，卻不忍苛責兩位徬徨無助的年輕人，只向淑貞確定兩人在農場是否過從甚密，並向致平詢問其解決之道。致平奉劉老太太之命至下庄老家與劉漢傑商量對策。
丁線	說明致平與淑華對打胎的觀點。他倆認為此事在道德上、責任上都說不過去，而且有生命的危險，還會牽連到雙方的名譽，它會讓人身敗名裂，是為社會所不齒的。

## 第十七章

類別	內容
甲線	1.農場的咖啡發育得很好，第一期的預定面積和株數如期完成。 2.招租方面，雖有趙丙基的虧款潛逃，但張永祥與葉阿鳳二人誠實可靠，兩塊小農場整頓得井井有條。 3.最近有兩個人前來接洽承租，農場打算每人先給十甲山地。
乙線	劉少興非常關心致平的婚事，但每當有人來與致平講親，致平

	<p>總是以「不到二十五歲不結婚」的理由把媒人趕跑，雖然他也非常中意淑華，但她與致平同頂著一個「劉」字，這是便沒有商量的空間，這陣子，劉少興已對農場奇異的氣氛起了疑心。</p> <p>劉漢傑率胡捷雲來與劉少興為致平說項，希望說服劉少興讓小倆口雙雙出走到花蓮投奔親戚，因為劉漢傑認為打胎的行為不值得做，而移花接木的辦法則缺乏人情味。</p> <p>劉老太太對劉漢傑的作法相當不諒解，親自勸致平改變心意，致平則以非淑華不娶的堅定態度來回應劉母，最後獲得母親的首肯，先隨劉漢傑回下庄老家避風頭。</p>
丙 線	馮國幹與劉少興作了短暫的交談後，前往寺裡找法空和尚暢談地理風水之道。
丁 線	劉漢傑與胡捷雲、致平討論同姓是否能婚的議題，有精采而深入的剖析。

第十八章

類 別	內 容
乙 線	<p>劉少興面臨此種難題反而心生一計，打算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將淑華嫁給饒丁全，劉老太太與饒新華交涉：</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把淑華嫁給丁全。</li> <li>2. 外貼二分田。</li> <li>3. 不得把實情告知丁全。</li> </ol> <p>劉老太太將他們的想法告知淑華，他倆軟硬兼施欲屈之就範，但是淑華堅決反對。</p> <p>阿喜嫂深知若反對劉少興夫婦的要求，將使生計陷入困境，但愛女心切和不服輸的性格，讓她決定陪淑華咬牙來承受一切不堪的後果。</p>

第十九章

類 別	內 容
乙 線	<p>淑華幾乎每天以淚洗面，怨恨致平使她陷入如此境地，一方面卻更惦念失去音訊的致平。</p> <p>不久，致平悄悄潛回村子，和阿喜嫂與淑華商量想立即帶淑華奔向日本，淑華深知自己的出走將留給母親無窮的後患，因而不忍</p>

	離去，堅強的阿喜嫂卻願意扛下一切，規勸淑華並祝福小倆口遠走高飛，兩人終在劉漢傑、胡捷雲與致平一位神戶友人的幫助下，於隔日上午搭船前往日本。
--	---

## 第二十章

類別	內 容
甲 線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張永祥首先發現許多咖啡葉上長了斑點，而後情況日漸嚴重，整個農場的咖啡無一倖免，加上雨季的催化，作物壞死的情況更加嚴重，這弄得整個山場死氣沉沉的，冷落而荒涼。</li> <li>2.張永祥一家決定一無所有的離開農場到屏東展開新生活，至劉少興處道別時，目睹了饒新華明顯的衰老跡象，知其將不久人世。</li> <li>3.葉阿鳳因有兒子幫忙，決定留下來燒炭窯。</li> <li>4.劉少興雖遭重重打擊，依舊不服輸的苦撐下去，不願意成為人們口中的笑柄。</li> </ol>

## 第二十一章

類別	內 容
甲 線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農場易主，黃順祥趕牲口入山時聽見阿康的山歌，頓時產生今昔之感，因為他自農場換主人之後就很少來此地了。出到山峽口，看到饒新華坐在田塍邊早已氣絕多時，趕緊向草橋送信，好叫福全、丁全兩兄弟回來處理後事。</li> <li>2.笠山農場改由劉阿五及其朋友合夥經營，不種咖啡而改種樹，新事業又有了新的氣象。</li> </ol>
丙 線	馮國幹來找劉少興，聽說他生意失敗已經回下庄老家，堅持這一切皆因當初劉少興未聽其建言，將風水不佳的場屋改建所造成。

## 參考書目

林瑞明編：《台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戰後第二代·鍾鐵民集》，前衛，1993.12。

鍾肇政：《客家台灣文學選》，新地，1994.4。

鍾理和：《鍾理和全集》，春暉，1997.10。

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志文出版社，1973.9。

黃武忠：《小說家談寫作技巧》，學人文化，1979.9。

簡政真：《當代臺灣文學評論大系(1)文學理論卷》，正中，1993.5。

- 陸志平·吳功正：《小說美學》，五南，1993.11。
- 胡亞敏：《敘事學》，華中師範大學，1994.5。
- 羅鋼：《敘事學導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5。
- 朱豔英：《文章寫作學--文體理論知識部份》，麗文文化，1994.11。
- 方祖燊：《小說結構》，東大圖書，1995.10。
- 劉忠惠：《寫作指導--文體實論》(上)，麗文文化，1996.3。
- 劉忠惠：《寫作指導--理論技巧》(下)，麗文文化，1996.3。
- 劉世劍：《文章寫作學--基礎理論知識部份》，麗文文化，1996.4。
- 傅騰霄：《小說技巧》，洪葉，1996.4。
- 楊昌年：《現代小說》，三民書局，1997.5。
- 熊琬：《文章結構學--文章運思結構之藝術》，五南，1998.3。
- 米克·巴爾：《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羅曼·英加登著·陳燕谷等譯：《對文學的藝術作品的認識》，商鼎，1991.12。
- 黃重添：《台灣新文學概觀》，稻禾，1992.3。
- 彭瑞金：《瞄準台灣作家》，派色文化，1992.7。
- 簡炯仁：《鍾理和逝世卅二周年紀念暨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高雄縣政府，1992.11。
- 黃恒秋：《客家台灣文學論》，愛華出版社，1993.8。
-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文學界，1993.9。
- 封德屏：《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文訊雜誌社 1994.3。
- 高天生：《台灣小說與小說家》，前衛，1994.12。
- 彭瑞金：《台灣文學探索》，前衛，1995.1。
- 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時報文化，1995.4。
- 江運貴著·徐漢彬譯：《客家與台灣》，常民文化，1996.9。
- 古繼堂：《臺灣小說發展史》，文史哲，1996.10。
- 高宗熹：《客家人--東方的猶太人》，武陵，1997.2。
- 下村作次郎著·邱振瑞譯：《從文學讀台灣》，前衛，1997.2。
- 鍾理和·鍾肇政：《台灣文學兩鍾書》，草根，1998.2。
-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前衛，1998.4。
- 劉還月：《台灣客家風土誌》，常民文化，1999.2。
- 劉還月：《台灣的客家族群與信仰》，常民文化，1999.6。
- 鍾肇政著·張良澤編：《肝膽相照[鍾肇政卷]--鍾肇政·張良澤往返書信集》，



前衛，1999.11。

張良澤：〈肝膽相照[張良澤卷]--鍾肇政·張良澤往返書信集〉，前衛，1999.11。

劉還月：〈台灣的客家人〉，常民文化，2000.4。

林海音：〈關於笠山農場〉，《聯合報》，1961.8.20。

〈鍾理和追念特輯〉，《台灣文藝》，第1卷第4期，1964.10。

葉石濤：〈鍾理和評介〉，《自由青年》，第36卷第3期，1971.9。

陳雀華：〈鍾理和小論〉，《臺灣文藝》，第35期，1972.4。

張良澤：〈從鍾理和的遺書說起--理和思想初探〉，《中外文學》，第2卷第6期，1973.11。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論〉，《中華日報》，1973.12~16。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概述〉，《書評書目》，第9期，1974.1。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概述〉，《書評書目》，第10期，1974.2。

許素蘭：〈鍾理和小論〉，《臺灣文藝》，第44期，1974.7。

徐賜月：〈論鍾理和的人生觀與文學觀〉，《臺灣文學》，第44期，1974.7。

方健祥：〈「笠山農場」的新意義〉，《夏潮》，第2卷第3期，1977.3。

〈鍾理和作品研究專輯〉，《臺灣文藝》，第54期，1977.3。

謝松山：〈嗅那泥土的芳香--我讀鍾理和作品〉，《臺灣時報》，1977.5.9。

鄭美玲：〈鍾理和作品論〉，《文心》，第5期，1977.6。

韓淑惠：〈鍾理和筆下的農民世界〉，《文心》，第5期，1977.6。

麥秀兒：〈我看鍾理和的小說，鍾理和小說的境界〉，《民聲日報》，1978.3.20。

吳錦發：〈鍾理和小說中的客家女性塑像〉，《民眾日報》，1990.12.7~9。

彭瑞金：〈鍾理和的農民文學〉，《民眾日報》，1990.12.12~13。

彭瑞金：〈鍾理和文學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民眾日報》，1994.7.16。

〈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鍾理和紀念專輯〉，《聯合文學》，第11卷第2期，1994.12。

葉石濤：〈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我的鍾理和經驗〉，《臺灣時報》，1994.12.14。

陳丹橘：〈鍾理和的文學觀及作品中的農民世界〉，《台灣新文學》，第4期，1996.4。